



1

加油站

我四個月大的時候，媽媽突然過世了，只留下爸爸獨自照顧我。這是我當時的模樣。

我沒有兄弟姊妹。

所以，從我四個月以後的童年生活，就只有我和

爸爸兩個人。

我們住在一輛老舊的吉普賽篷車裡，那輛車停在加油站後面。加油站、篷車和後方的一小塊地都是爸爸的，不過，那也是爸爸在這個世界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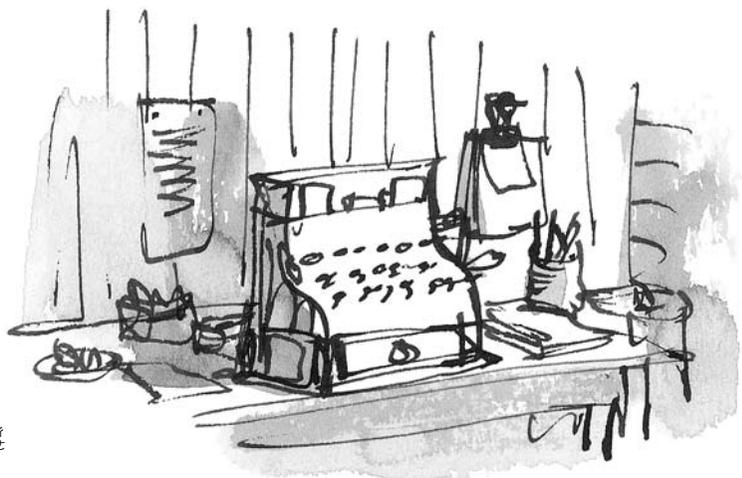


所有的財產了。加油站非常小，坐落在一條鄉間公路旁，四周被田野和翠綠的山丘圍繞。

我還是嬰兒的時候，不管是洗澡、餵奶、換尿布和所有數不清該由媽媽做的事，都由爸爸一手包辦。對一個男人來說，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尤其他還得一邊修理汽車引擎和為客人加油，努力賺錢養活我。

可是爸爸似乎一點也不在意，我想，他把對媽媽全部的愛都灌注在





我身上了。在我出生後的前幾年，從來沒有覺得不快樂或生過一場病。這是我五歲時的樣子。

就像你看見的，我已

經變成一個髒兮兮的小男孩了，全身上下都是油汗，不過，這是因為我整天都待在工作室裡，幫爸爸修車的緣故。

加油站只有兩臺加油機，加油機後面的小屋是辦公室，裡面除了一張舊桌子和放錢的



收銀機，什麼也沒有。只要按一下收銀機的按鈕，就會「噹」一聲彈出一個抽屜，那個聲音有點嚇人，可是我很喜歡。

辦公室右邊的方形磚塊建築物就是工作間，那是爸爸親手一磚一磚砌起來的，是這個地方唯一堅固的建築。「你和我都是工程師，」他曾經這麼對我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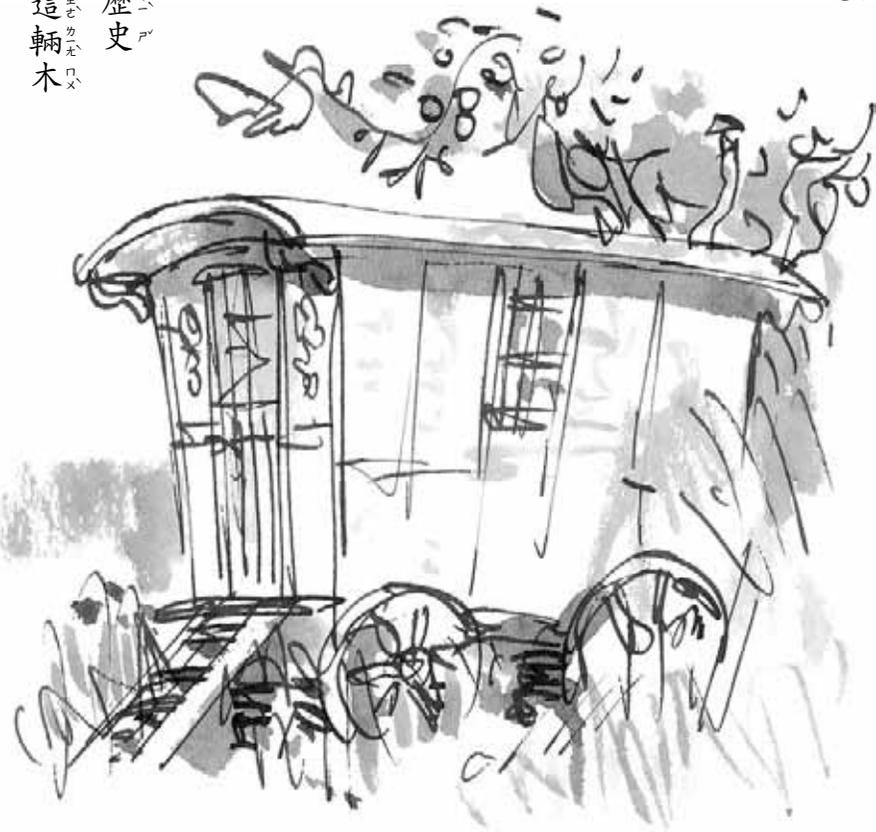
「我們靠修理引擎維生，在破破爛爛的工作室裡沒有辦法把工作做好。」這間工作室很不賴，不但寬敞得可以停進一輛車，周圍還有足夠的空間，能夠讓我們舒服的



工作。工作室裡還有電話，方便安排顧客把車子送來修理的時間。

篷車是我們的房子，也是我們的家。

它是一輛非常老舊的吉普賽四輪馬車，輪子很大，車身畫滿黃色、紅色與藍色的美麗圖案。爸爸說，它至少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了，很多吉普賽小孩在這輛木



頭馬車裡出生和長大。在馬的拉動下，這輛老舊的篷車不知道已經在英國的大街小巷走了多少萬里路。可是現在，它四處流浪的日子結束了，因為它的木頭輪輻開始腐爛，爸爸只好用磚塊墊在篷車下面，將它撐起來。

篷車裡只有一個房間，比一個中等大小的現代浴室大不了多少。這個房間很窄，形狀和篷車一樣，後面的牆邊擺了一張上下鋪的床，上鋪是爸爸的，下鋪是我的。

雖然工作室有電燈，篷車裡卻不能裝電燈。水電工人說，在這種搖搖晃晃的老馬車裡拉電線很不安全。我們只好像以前的吉普賽人那樣取暖和照明。篷車裡有一個燒木柴的爐子，煙囪穿透天花板伸出去，冬天就靠它來保暖。此外，還有一個煤油爐，用來燒開水和燉煮食物，天花板上則垂吊著一盞煤油燈。

我要洗澡的時候，爸爸就會燒一壺熱水倒進臉盆，然後脫光我的衣



服，讓我站著，擦洗我的全身。我覺得這樣洗和在浴缸裡洗一樣乾淨，可能更乾淨也說不定，因為等我洗完澡時，不必坐在自己用過的髒水裡。

家具方面，我們只有一張小桌子和兩張椅子，還有一個小小的抽屜櫃。這些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具，我們也只需要這些。

廁所是在篷車後面的田地裡，是一間模樣滑稽的小木屋。夏天還好，但如果是下雪天蹲在裡面，簡直就像待在冰箱裡一樣。

緊隨著篷車後方的是一棵老蘋果樹。每年九月中旬，樹上就會結滿美麗成熟的蘋果，連續摘四、五個星期都摘不完呢！有些樹枝正好垂在篷車頂上面，夜晚颳風的時候，蘋果正好落在車頂，我躺在床上，常會聽見「砰、砰、砰」的聲音，我一點都不害怕，因為我知道那是什麼聲音。

我真的很喜歡住在這輛吉普賽篷車裡，尤其是晚上窩在棉被裡，聽爸爸說故事的時候。煤油燈的火光轉得很小，舊火爐裡的木柴燒得通紅，可

以舒服的躺在小房間溫暖的床上，真是太棒了。更棒的是，當我沉沉入睡時，知道爸爸就在這裡，或是坐在火爐旁的椅子，或是躺在上鋪，離我好近好近，我好喜歡這種感覺。





2

吹夢巨人

毫無疑問，我爸爸是所有男孩的爸爸當中，最厲害、也最令人興奮的一個。這是他的模樣。

如果你不夠瞭解他，可能會以為他冷酷又嚴肅。才不是呢！他是個超級有趣的人。他看起來很嚴肅，是因為他從來不用嘴巴微笑，只用眼睛。他有一雙湛藍的眼睛，當他一想到什麼有趣的事，眼睛就會閃爍光芒，要是你仔細觀察，就會發現他的眼珠子裡閃耀著小小的金色光芒，只是嘴巴



卻動也不動一下。

我很高興爸爸是個用眼睛微笑的人，這表示他的笑容一點都不虛假，因為如果你不是真的開心，眼睛就不會閃閃發亮。用嘴巴笑就不一樣了。任何時候你都可以用嘴巴假笑，只要動動嘴唇就行了。我也發現，真心用嘴巴微笑時，眼睛也會跟著微笑。所以我敢說，當有人用嘴巴對著你微笑，眼睛卻完全沒有變化時，那個笑容就是假的，仔細觀察就知道了。

我爸爸並不是那種飽讀詩書的人，我懷疑他這輩子有沒有讀過二十本書。不過，他可是個說故事高手。他每天晚上都會編出好聽的床邊故事，其中最好聽的那些都會變成續集，要花好幾個晚上才講得完。

最好聽的故事叫做「吹夢巨人」，至少花了五十個晚上才講完。吹夢巨人有普通人的三倍高，他的手像獨輪手推車那麼大。他住在離我們加油站不遠的一個寬敞的地底洞穴，只有天黑的時候才會出來。洞穴裡有個粉

末工廠，可以製造出上百種不同的神奇魔粉。

偶爾，爸爸在說故事的時候，會在屋裡邁開大步走來走去，還會一邊揮舞手臂和擺動手指。但是絕大多數的時間，他只是坐在我的床邊，用非常輕柔的語調說故事。

「吹夢巨人會趁小孩睡覺時，利用他們的夢來做神奇魔粉。」他說。

「怎麼做？」我問。「爸，告訴我。」

「我的小小乖乖，夢是很神祕的東西，它們像雲一樣，在夜空中飄來飄去，到處尋找熟睡的人。」

「你看得它們嗎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人看得到。」

「那為什麼吹夢巨人可以抓住它們？」

「啊，」爸爸說：「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你知道嗎？夢在夜空

中飄盪時，會發出一種很小的『嗡嗡』聲

響，那個聲音非常非常小，一般人根本聽不見，吹夢巨人卻聽得很清楚，他的聽力靈敏得不得了。」

我好喜歡爸爸講故事的時候，臉上那種專注的神情。他的臉有點蒼白，沉靜又神往，彷彿周圍的一切都不存在。

「吹夢巨人，」他說：「可以聽見蟲輕輕走過樹葉的腳步聲；也可以聽見螞蟻在泥土裡鑽來鑽去時，彼此交頭接耳的

輕聲細語；他還能聽見樹木被伐木工人砍伐時所發出淒厲又痛苦的尖叫。沒錯，親愛的，

